

曲藝選集

第一集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唱團編輯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曲藝選集

第一集

西河大鼓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唱團編輯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7162
804

藏

文學、藝術 曲藝選集 第一集〔西河大鼓〕

編輯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唱團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20 號

出版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
三里河大街 10 號 電話 7 局 2167 號

發行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營業部
東打磨廠 158 號 電話 7 局 2887 號
電報掛號 2887 號

印刷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印刷部
三里河大街 37 號 電話 7 局 2047 號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 22,000 字
開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張 16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1,100 元

目錄

愛個光榮人.....馮千鋒

大鬧天宮.....李國春 馬增芬 整理
馮連登 王決

運糧路上敍家常.....李國春

劉來順偷水.....王中一
王素稔

玲瓏塔繞口令.....馬連登 整理
馬增芬

愛個光榮人

馮千
鋒羣

河北省老區有個高家村，有一個姑娘名叫高大芬，優撫委員會裏負責任，對烈屬軍屬特別關心。她常說：「能過這樣的好日月，都因為有咱解放軍。」論學習她是數一數二，互助組裏也是個能幹的人。活潑伶俐大方得很，論人品也是十二分。從小就參加了抗日工作，又經過解放戰爭打垮了蔣匪軍。她的媽媽也很進步，是一位有功的光榮母親。在當年日寇、蔣匪大『掃蕩』，母女捨命掩護咱八路軍，傷員病號到她家休養，

扶持照顧比親人還親；支援前綫做鞋做襪，有時候通宵不撘鋼針。爲什麼對解放軍這樣熱愛，都因為，解放軍來了她才翻了身。大芬今年二十一歲，按年歲現在應該結婚；可就是到如今還沒對象，老人家都替她操着心。沒對象的青年小夥子們全跟她親近，誰也沒打動大芬她的心。這本是進步婦女一般的心理，人越進步對象挑的越認真。按下大芬且不表，再表青年名叫楊廣林。楊廣林是一個好小夥，思想、工作、生產、學習、樣樣超羣。

這小夥也是沒有對象，他心裏愛上了高大芬。他喜歡高大芬好勞動，工作積極肯幹又認真，喜歡她，學習好來羣衆關係也好，喜歡她，革命立場堅定經驗深，十幾年她工作如一日，一直在鬥爭中長大成人。楊廣林只在心中偷偷地想，就是不好開口向她求婚。水要開了頂鍋蓋，甜瓜熟了香味往外噴，廣林誠心把大芬愛，再也不能不說憋在心。這一天是九月二十四，晚飯後天還沒黑日西沉。廣林鼓着勇氣把大芬找，他二人一同出了門，找了個僻靜地點停住了腳，大芬靠牆站着，廣林在地上蹲。

二人誰也沒有說話，靜靜的就像沒有人。大芬的心『咚咚』地跳，廣林的臉就像火燒雲。還是大芬大方先開口，她問道：「廣林同志，你有什麼事找我高大芬？」

有什麼話你快說吧，不要封建，咱們都是新腦筋。」廣林正不知從那頭講，這一下，可像撥簧的鑰匙開了門。廣林說：「今天找你有件大事，我要讓你看看我的心，這一年來總也沒敢對你講，心裏就像石頭壓的一樣沉，我從心眼裏喜歡你，可不知你愛不愛我楊廣林？」大芬知道廣林爲什麼把她愛，一個村的，她了解楊廣林。大芬說：「我知道你對我是不錯，

你是一個進步的青年人。

你進步我喜歡你，

這就是我的一片心。」

廣林一聽高了興，

親親熱熱的叫大芬：

「我愛你你也喜歡我，

依我看，咱們就該自由訂了婚。」

大芬聽罷把頭擺：

「我是說，咱們互相幫助進步，咱先別提

婚姻。」

廣林說：「咱倆互相了解互相愛，

爲什麼不能談婚姻？」

大芬說：「你雖然勞動、工作、學習、處

處都好，

可還不夠我心中想的那樣的人。」

廣林說：「你的條件，是個甚麼尺寸？

也叫我廣林摸摸根。

砂鍋不打不漏水，

我有什麼缺點你可說個真；

論同志你應該幫助我，

論私人那條還不稱你的心？」

大芬聽了正想說出實心話，

可是話到嘴邊留了半分……

她想到：要把自己的條件說出去，

恐怕爲難楊廣林。

好一個聰明，伶俐的高大芬，

說出話來打動人的心。

她說是：「我要一個工作、生產、學習、

就像你這個樣。」

（白）廣林說：「這就正好了。」

（白）大芬說：「你別忙，還有下文哩！」

大芬說：「我要他前進再前進，

我要他愛國更熱心。

我要他能站到保衛祖國的崗位上去，

我要他成爲一個全國人民的保護人。

皆因爲我們的祖國建設前程遠大，

咱們大門外還有兇惡的敵人。

我熱愛咱們的好光景，

我有我的要強心。

你眼下的條件我覺得就不壞，

要按我們更進一步的要求哇！就還差着幾分。

我的要求你滿能做得到的，就看你對國家、對自己、對我、是不是真心，你有沒有決心？」

高大芬，越講越帶勁，廣林越聽越入神。

他們倆正談心腹話，看見遠處奔着這裏來了一個人。年輕人總還免不了有點臉子熱，說聲：「改日再談吧！」慌忙把手分。

按下他們倆咱不表，再表鞏固國防擴大解放軍：

參軍運動轟轟烈烈，

喜壞了全村的青年人，

一個賽一個的把名報；

寫申請書表達愛國決心。

報了名批准的就有十多個，

第一名就是楊廣林。

高大芬聽說了這個信，

夜間睡不着覺一個勁兒地翻身。清早起太陽剛露面，

她洗了兩把臉就去找廣林。

廣林心裏也有事，

正好也找高大芬。

簡短截說，他倆又到原先那個地方去談

話，

這回是廣林先開口叫大芬。

廣林說：「響應祖國號召鞏固國防，

我第一個報名參了軍，

我要一心一意爲祖國，

保衛世界和平保衛人民，

咱倆的私事以後再談罷！

因小失大不夠個青年人。

因此我才來找你，

談明了免得叫你掛在心。」

大芬聽罷真高興，

急忙開口叫廣林：

「從前我不是不想把婚姻訂；

也不是眼光太高看不起人，

我的終身事有個打算，
我堅決要配一位光榮的解放軍。

解放軍剛強志氣最可愛，

不怕山高路遠和水深。

八年抗戰打走了日本鬼；

解放戰爭又消滅了八百多萬蔣匪軍。

解放軍打出了一個新中國，

解放軍解放了全國人民。

如今祖國大建設，

解放軍在邊疆牢牢守着祖國大門。

要不是解放軍把祖國保，

帝國主義不讓咱這麼舒心。

(白)解放我的是解放軍！

保衛我的是解放軍！

最勇敢的是解放軍！

最光榮的是解放軍！

(唱)解放軍的聲名遍天下，

解放軍是真正可愛的人！

解放軍的前程多麼遠大，

解放軍的名字羨慕煞人！

廣林你勇敢把名報，
今後你成了光榮的解放軍。

你參了軍我更把你愛，

好像樹木扎根，越扎越深！」

廣林聽罷這一番話，

真正看着了大芬的心。

他倆越談越高興，

到後來決定馬上訂婚。

風吹草叢草兒動，

水中投石起波紋；

老鄉們知道了他們倆的事，

全都是興高采烈議論紛紛。

有的說：「他倆正在談戀愛。」

有的說：「他倆要訂婚。」

有的說：「那可不一定，

也許是鼓勵楊廣林，

大芳優撫委員會裏負責任，

準是告訴楊廣林家裏事情不用掛心。」

先不說羣衆紛紛議論，

再表廣林和大芬：

十月十一號的早飯後，
他倆並肩走進村公所的門，
要問他倆來幹什麼？
原來是，找村長當個介紹人。
大芬她如此這般說了一遍，
衆人拍手稱讚大芬。
村長連說：「好好好，
我願當個光榮的介紹人。」
衆人說：「新中國、新思想、新人新事，
廣林配大芬是一門光榮親！
愛國青年男女成對象，
這才是枝葉茂盛根子深。」

衆人喊：「祝大芬模範再模範，
祝廣林爲國立功勳，
祝你倆革命競賽齊努力，
將來結一對幸福美滿的光榮婚！」
大芬說：「廣林同志你走吧，
到了部隊要安心。
服從命令講團結友愛，
練兵上課要處處用心，
要當一名毛主席的好戰士，
爲祖國立功勞保衛人民。
家中的一切有我來管，
我等着你當上戰鬥英雄回來結婚。」

大鬧天宮

李國春 馬增芬
馬連登 王 決 整理

小小毛猴膽量高，
武藝高強逞英豪，
他曾拜過師傅叫菩提子，
苦學苦練把藝學。
先學會「迷仙混沌法」，
又學會「獅子倒捲毛」；
七十二變全學會，
滴溜溜溜溜，一個筋斗不見了。
鬧龍宮得來了無價寶，
拔來了老龍王定海針一條。
此物要大就大要小就能小，
這就是孫大聖金箍棒隨身永帶着。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會，
在斗牛宮內把羣仙召，
聚仙幡掛在了南天門上，
又來了上八仙、下八仙、中八仙，各路的
大仙俱都來朝。

孫大聖是個散仙名氣太小，
叫他果樹園內去看仙桃，
孫大聖一看仙桃長得真好，
他嗓子眼兒內就好像有個小手兒一個勁地
抓撓。
噙、一個筋頭縱上了樹，
摘下來大個的仙桃往嘴裏高「註一」。
孫大聖越吃越愛吃差一點兒還沒有吃飽，
怎麼那麼巧正趕上來了兩個仙女來摘桃，
二仙女一見高聲喊叫：
「那裏來了一個作孽的猴兒妖，
偷吃仙桃你的罪不小，
稟報王母娘娘不能把你饒。」
孫大聖一聽吓了一跳，
「呀呀嘯！」定身法定住了兩個仙女如同
木雕，動不了；回頭又去吃仙桃。
吃了個挺飽還不算，

又變了個大布袋把仙桃裝着。

越思越想心好惱，

爲什麼你們吃桃叫我看桃，不許我看桃的

吃仙桃，

吃幾個桃子就說罪不小，還說什麼不能

饒，好好好，倒要看看你把我老孫怎

麼樣了。

這位孫大聖氣哼哼地闖上了斗牛宮內，

手搭着涼棚瞧了瞧。

但只見王母娘娘在當中坐，

九天仙女左右陪着，

許多的神仙齊來祝賀，

推杯換盞挺熱鬧。

孫大聖念了一個打瞌睡的咒，

「呀呀嘆」定住了許多的神仙都睡着。

孫大聖把多年的仙丹又吃了不少，

兩罈子仙酒也喝淨了，

臨行時大鬧了玉皇爺的靈霄殿，

扒下來玉皇爺的靴子、玉皇爺的帽、玉皇

爺的玉帶、玉皇爺的袍，龍書案上撒

了一泡尿，

嘓、嘓、嘓、一溜筋斗衝出了雲霄。

回到了花果山水簾洞，

召來了許多的小猴練槍刀。

戴上了玉皇爺的冲天帽，

穿上了玉皇爺的赭黃袍，

繫上了玉皇爺的八寶團珠帶，

把玉皇爺的朝靴二足蹬着，

高挑大旗立了王號，

「齊天大聖」上邊寫着。

一天三遍他要點點卯，

三天九遍把兵操。

水戰、陸戰、車戰、馬戰、還有夜戰，

常常是一練就是一個通宵。

按下大聖把兵練，

咱再說，衆位神仙打了個盹的工夫都醒

了，

慌忙跑上了靈霄殿，

見玉皇光着頭、赤着腳、沒繫玉帶、也沒

穿赭黃袍、臥在了龍書案上唵嚕嚕嚕

地睡着了。

羣仙上前把玉皇來喚醒，
王皇醒來「啊！怎麼這麼騷？」

聞了半天明白了，

這一定是有人冒犯尿了泡。

玉皇爺他當時沖沖怒，

大罵羣仙淨是草包。「是誰呀，敢在這兒

瞎胡鬧快快查明是定斬不饒。」

「千里眼！」「在呀！」「查看！」「

是。」「千里眼看、看了半天也看不

見，「莫非說我的眼花了？」「無用

的東西！順風耳！」

「是。」「細聽！」「嗯。」

順風耳去聽，聽了半天聽也聽不着。「莫

非說我的耳朵聾了？」

太白金星招指算了算，

才知道花果山水簾洞出了個孫猴子來把禍

招。

玉皇他刷了一道勅旨，

派天兵天將前去捉妖。

一羣大仙空中走，

三萬小仙土裏藏着，

托塔李靖爲元帥，

二郎神、哮天犬緊跟着，

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

還有大貉與小貉。

馬、趙、溫、劉四員將，

這就是年值、月值、日值、時值、四值公

曹。

腳踩浮雲來得快，

花果山不遠來到了。

撒下了天羅與地網，

「看你個孽畜往那裏逃，拿住定把你的皮

兒剝。」

楊二郎破着嗓子來罵陣，

驚動了個報事的小猴兒噤噤噤噤邁開他那

腿兒兩條，來到洞中把話學：

「報哇！啓稟大聖可不好！」

天兵天將全來到，把咱們洞門都堵嚴了。」

孫大聖一聽哈哈笑：「好！好！好！好！」

越來的多了越熱鬧。」
耳朵眼取出來了金箍棒，
迎風一晃八尺多高，來到外邊照了照。

天兵天將一齊上，
個個舉起了槍和刀，

孫大聖哈哈笑，

掄開金箍棒一條，

頭一陣馬、趙、溫、劉吃了敗仗，

吓跑了王禪和王敖。

孫大聖越打越有勁，

「啊！」忽聽得那旁喊聲高。

大聖抬頭看見了，

見跑過來長有丈二、高有八尺、頭上長

角、肚下生鱗、口咬嚼環、鬚尾亂

扎，四蹄亂跳，日行千里，夜走八

百，登山涉水、如履平地的一匹寶馬

良駒，是喚兒喚兒一個勁兒地號。

在馬上端坐着一員天將，

寬寬的肩膀，細細的腰。

這員將立生着一目三隻眼，

手中端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光閃
閃、造金字、起金線、切金斷玉、削
鐵如泥、一口三尖兩刃刀。

若問這是那一個，

二郎楊戩來到了。

楊二郎撒下了哮天犬，

孫大聖一閃沒咬着。

二郎掄刀往下剝，

孫大聖舉火燒天架住了刀，

楊二郎他把刀花變，

照大聖上三刀、下三刀、左三刀、右三

刀、前三刀、後三刀、刀刀不離孫大

聖的後腦勺死乞白賴的刀，（註二）

還是一刀也沒有刀着。

孫大聖不怠慢，

耳朵眼裏拔猴毛。

朝着猴毛吹法氣，

「呀呀嘯！」變了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個

小猴子個頂個的手拿着金箍棒一條。

當時下圍住了二郎楊戩，

「梆梆梆」淨把楊二郎的腦袋瓜兒鑿、把他的腦袋打了好幾個大包。

二郎一見說：「不好！」

伸手就把天靈蓋摸。

我有心跑，跑也跑不了，再說不跑又不好，哎喲喲我的親娘叔伯姥姥。

幸虧我有護身法，

若不然就得砸碎了我的後腦勺。

楊二郎不怠慢，

扭頭回頭拔犬毛。

朝着犬毛吹了一口法氣，

「呀呀嘯！」變了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個

大老鵬。

一個老鵬叨一個，

不多時把小毛猴子們都拾掇淨了。

孫大聖變了個蜚虫要把二郎咬，

楊二郎變了個燕子要把他抄，

孫大聖變了個鯉魚往水裏跳，

楊二郎變了個魚鷹子要把它叨。

孫大聖使了個鯉魚來打挺，

跳出水面兒好幾尺高。

楊二郎抄了三抄沒有抄着哎喲喲可不好了

差一點閃了魚鷹子的腰。

楊二郎變了池中水，

心想着水中把魚撈。

孫大聖一看不怠慢，

搖身變了個羅鍋兒橋。

楊二郎心想着水漲把橋漫，

又誰知楊二郎的水漲孫大聖的橋也隨着

高。

急得楊二郎沒有辦法，

靈機一動計上眉梢。

我何不變上一個美人兒把他戲，

都說是猴兒最愛風騷。

楊二郎搖身又變了，

變了個二十來歲的小媳婦來把紙燒。

頭帶着白身穿孝，

三尺麻繩繫在腰。

左手拿着千張紙；

右手提着漿水瓢；

朝着前邊吹法氣；
變了個新坟頭兒不甚高；

左手放下千張紙；

右手放下漿水瓢；

畫了一個圓圈水盤大；

留了一個口兒把西南衝着；

懷中取出了三宗寶；

火石火絨火鏈包，

噲得冷冷打着了火，

隨後就把紙點着。

燒紅火苗把青烟冒，

楊二郎把嘴一撇就哭起來了。

哭了一聲「天兒啦」叫了一聲「地兒」，

哭了一聲：「媽的媽我的姥姥，姥姥的姥

姥老姥姥，爺爺的孫子孫子的爺爺，

叔叔的侄子，侄子的叔叔，內侄的姑

父，姑父的內侄，乾爹的乾兒，乾兒

的乾父，兄弟的哥哥，哥哥的兄弟，

我那個未出五服的堂叔伯女婿你怎麼

死了。

你死了之後不要緊，
撇下了我年輕輕的怎麼守着。

大大伯子當家愛喝酒，

小叔子脾氣暴光愛吵吵，

小姑子調唆得真難受，

老婆婆更是整天地瞎叨嘮。

總嫌我燒火燒得柴禾費，

燒火棍拍拍拍拍地盡把我的脊梁骨敲，

我回頭看了她一眼，

她二話不說把我推了一個趔，

摔了跨、扭了腰、墩了跨骨軸、碰了後腦

勺、把我們六個月的身子摔掉了。」

正是二郎胡裝蒜，

孫大聖這裏瞧了瞧。

「我當你敗陣逃了跑，

原來你在這兒亂叨嘮？」

孫大聖搖身變了個年輕小夥，

有兩個畫眉籠子手裏提着，

一個籠子裝刺蝟，

一個籠子裝夜貓。

開言就把大嫂叫：

「叫你哭得我好心焦。

你年輕輕的守了寡，

我如今還打着光棍一條。

你年輕我年少，

咱們倆湊湊合合一塊過日子你看怎麼着。」

一行說着往前湊，他溜里溜秋、嗒哩嗒

訕、探頭縮腦、縮腦探頭、來到近前

一貓腰伸手就把楊二郎的腳來摸，

楊二郎說聲：「喲！氣死了我，可把我這

神仙糟踐壞了。」

楊二郎又變了個老頭來捨麵，

孫大聖早就看透了。

明知道麪條下上鎖心鎖，

孫大聖也是藝高膽子大故意的把禍招。

他暗想到我若是不吃他的麪，

豈不是叫二郎把我小瞧。

孫大聖上前吃了這碗麪，

倒被天兵天將把他拿住了，

好不容易拿住了孫大聖，

趕忙着上天把旨交。

玉皇爺一見沖沖怒，

忙吩咐斬妖台去把猴頭削。

削了一個猴頭長了兩個，

剝了一條爪子長了三條，

猴頭削了兩大垛，

一個真猴腦壳還沒有削着。

衆位神仙來報告，

說：「殺不了斬不了。」

老君說：「把他推到八卦爐內燒一燒。」

在煉丹爐內燒了七七四十單九日，

他們自覺準把大聖燒化了。

任他怎麼煉，任他怎麼燒，

並沒有燒壞了大聖一根毛。

大聖爐內高聲叫，

叫聲：「老君兒你聽着，

老君兒急急忙忙快添炭，

可把你孫二祖宗凍壞了。」

說着惱，道着怒，

噹啷啷一腳把爐踢翻了。